



周吉富（安徽）

## 在乌镇，在西塘

江南有六个古镇。今夏，我去过两个，乌镇和西塘。

历史上，有的镇因水而兴，而随着水路的作用让位于其它，那镇便萧条下来。西塘与乌镇，历千年而在，没有因水或兴或衰，确属不易。

在乌镇，来来往往的乌篷船，搅得河道里的水，有点古朴的浑。提到乌篷船，我想起了作家周作人曾描写过这种江南水乡的运载工具，他说，“这船，篷是半圆形的，用竹片编成，中央竹箬，上涂黑油……船首有竹篙，用以定船……船头着眉目，状如老虎，但似在微笑，颇滑稽而不可怕……”当然，我们所乘的那种乌篷船，却是简单多了。船头无篙，也没有了老虎状微笑的东西。倒是，我们一行人上船时，对于船尾是橹还是桨，来了一个争论，而文中是这样写的，“船尾用橹，大抵两支……”这下便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其实，还有为证的所在，鲁迅先生在《社戏》中写到少年朋友们同去赵庄看戏，“于是架起两支橹，一支两人，一里一换……”足见，江浙一带船行有用橹的习惯。我倒认为是，那穿镇而过的河不甚宽广，无法让双桨尽情划开，便只能用橹而已。

周作人说，“你坐在船上，应该是游山的态度，看看四周的物色，随处可见的山，岸旁的乌桕，河边的红蓼和白荡，渔舍，各式各样的桥，困倦的时候，拿出随笔来，或者冲一碗茶来喝喝……”当然，我们以游客的态度匆匆而过，自没有才子的悠闲与自在，但当我们安分地坐在船中，橹动船行，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图景便展现在眼前了。临水而建的房屋飞檐，防火墙、青砖小瓦，都是这图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人在画中行，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美的感受。我

## 乡村浅秋

张勇（陕西）

浅秋浅秋，是浅浅的秋，是浅浅的诗，是浅浅的笑，乡村的浅秋是一首飘散着泥土芬芳的词令，是一曲潺潺流淌的山歌，是一曲醇香清幽的小调。喜欢浅秋，因为蓝天白云；喜欢浅秋，因为山清水秀；喜欢浅秋，是因为烟雨朦胧；喜欢浅秋，是因为果香瓜甜；喜欢浅秋，是因为风轻月明；喜欢浅秋，是因为虫鸣蝉唱；喜欢浅秋，是因为诗情画意……

立秋之后，又一场细雨，乡村的秋意日益浓淡。浅秋的乡村，庄稼翠绿，树木葱茏，遮天蔽日。雨后的乡村，早晚格外凉爽。绿云缭绕，鸟鸣声声，清脆悦耳，宁静而舒适。中午，艳阳高照，燥热之气似乎不减，蝉鸣一声高过一声，真有一种早秋半夏之感。毕竟是立秋之后的乡村，秋之气日益旺盛，天高云淡，山清水秀，月明风轻，浅秋的乡村，凉爽舒畅。

庄稼是乡村最大的心事，是乡村甜美的梦。毕竟是立秋之后的乡村，秋后的田野，庄稼浓绿旺盛，日益饱满。豆荚摇铃，瓜果飘香，高粱点燃火炬，玉米包裹着玉珠金豆，稻谷颌首点头……长势旺盛的庄稼，绽开乡村甘甜的笑容；庄稼成熟，乡村走向五谷丰登；庄稼招手，乡村日益走向富足。

想，两岸人家，枕河而居，和这老镇一样，一代一代延续下来，每家每户肯定都积淀了不少美丽的故事吧。而现在，晃晃悠悠的乌篷船里，都是外乡人，真正的古镇人，都在沿河长廊后面的店面里，做着火爆的生意，招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，给古镇带来了不尽的生机与繁华。

古镇漂在一条条的河道上，自然便少不了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桥。石桥边，杨柳轻拂，条石的青灰与柳的嫩绿，相得益彰，给人以舒适的视觉感受。透过桥洞，可以看到前面的照墙，如果是一片白，那显然就单调了，但栽上了一丛芭蕉，那便是一幅淡雅的中国画了，这幅画，以桥洞为边框装裱。每每沿着青石板的街面走了一段以后，眼前又出现了一座桥，这一座，和前面的那一座又不一樣，于是忍不住拾级而上。站在桥上，纵览逶迤而来的河道，一边是熙熙攘攘的市井景象，而另一边却是一溜儿人家的后门，展现一种超然的宁静与低调。殊不知，这排人家的前门又临了一条河，于是一片繁华继续展演着。这时，你身子稍一偏，便会看到桥下有一条叉河不经意地从旁边汇入，而不远处，那条叉河上，也是一座桥，同样连接着它两头的热闹与喧嚣……各式各样的桥，是千年古镇最美的点缀，寄予了人们美好的愿景。

一道道河，一条条街，一座座桥，依依杨柳和长廊，见证了春花秋月，延续着古往今来。然而，一个地方若能够长久地在人们的心中处于向往之的境界，决不单单取决于这些外在的美好胜境，更在于它有着悠远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魅力。

且不说一千多年前那乌赞将军的故事如何荡气回肠，单说我来到茅盾先生故居时的心潮，便是起伏难平。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我走过了那里的每一间房，端详着每一件展品，仿佛研读着一本书，由此对先生的人生历程、人物品格及文学创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乌镇，是茅盾先生的故乡，也是《春蚕》的诞生之地。古镇千年的风物民情深深地印在了茅盾先生的记忆之中，并付诸他的笔端，甚至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，都有着清晰的印迹。

人们常说，西塘是“春秋的水，明清的建筑，唐宋的镇，现代的人。”也有人说，西塘的美，完全是因为她的平静和散漫。然而，在私宅小院中，和柳亚子先生的铜像来一个合影，与这位前辈来一次心灵的默契，我似也从这位儒雅的君子身上领会出别样的东西。阅读着南社的历史，便如同看到了江南文化坚韧的气质和文人的风骨，一切看似与西塘的宁静散漫相一致，其实，思想的风起云涌，是狂澜前的起势，实为后人传诵不已。时光悠悠，岁月静美，一处处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古镇曾经或者当下的博大；静默的机器，没有了轮转，可生产流程却展现了当年古镇人民的智慧与才华，在工业革命到来的前夕，江浙的古镇也曾有着它的辉煌。

来一曲悠扬的越剧小调，温婉动听；尝一块酥软的姑嫂饼，香甜可口；侧身走一下石皮弄，听故事悠长。是啊，做一回江南古镇人，在那个小酒肆，拿起大盏，把那西塘糟烧给斟上，一扬脖，把它干下——不醉它一次，等于没来乌镇和西塘！

浅秋的夜晚，乡村格外凉爽，秋风习习，荷香缕缕，蛙鸣鼓噪，繁星闪烁。乡村的田野虫鸣此起彼伏，时远时近，天然之声韵，原汁原味，充满灵性。蛙鸣虫唱，是乡村特有的唱片，是乡村别具一格的音乐，是最接地气的光盘。这细微轻妙的声东，让静谧的乡村显得格外安详，让恬静的乡村充满梦香。

乡村的浅秋，雨缠绵多了，柔美多了，全然不是夏日的电闪雷鸣，不是夏日的暴风骤雨；绝然没有让人震惊的粗野狂猛，没有短兵相接的狂飙乱打。浅秋的雨细细密密，轻柔柔柔，点点滴滴，悄悄静静，如梦似幻，如诗如歌。乡村浅秋的雨是一种滋润，浅秋的雨是一种秋日的甘霖，浅秋的雨温温柔柔、缠缠绵绵，如丝如缕，若酒若醇……

乡村的浅秋，没有喧嚣；乡村的浅秋，没有灯红酒绿；乡村的浅秋，没有张杨。乡村的浅秋是殷实的，乡村的浅秋是丰富的，乡村的浅秋是祥和的。乡村的浅秋是一篇葱茏葳蕤的散文诗，乡村的浅秋是一杯清醇甘甜的酒，乡村的浅秋是一副云淡风轻、山清水秀的写意画。走进乡村的浅秋，你就走进了生命的画卷，你就走进了人生的丰盈！

## 失落的鸟巢

刘建梅（广东）

初秋的早晨，空气中已经透着些许凉意，我像往常一样早起晨跑。

昨夜暴风骤雨，早上的天气却放了晴，灿烂却并不炽烈的阳光，透过大叶榕的叶缝，在红色的跑道上投下缕缕银线。热身运动过后，我开始绕着跑道慢跑。跑道边上是足球场，绿意盎然，鸟儿们在那片绿毯似的草地上自由嬉戏，一点儿都不怕人。我呼吸着雨后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四周的美景，感受着如鸟儿般的舒畅自在。

跑到大榕树下时，一个褐色的物体忽然从天而降，落在距我一米开外的地方。我及时收住了脚步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鸟巢！

就在落地的瞬间，鸟巢左右翻动了几下，探出了两个黑乎乎的小脑袋，两只还没长全羽毛的雏鸟便

出现在了在我眼皮底下。我又惊又喜，俯身下去把它们重新放回那个破了的鸟巢里，并将鸟巢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。这两只还不能完全站稳的小家伙，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望着我这个“庞然大物”，似乎还没有从刚才摔落下来的惶惑中回过神来。

我向树上仰视，却没有发现想象中的母鸟。也许是昨晚的风雨，让这个鸟家庭失散了，只剩下了这两只小家伙，它们虽然在风雨中幸存了下来，但还是未能逃脱连巢倾覆的命运。所幸，它们遇到了我。

我把这两只上天赐予的小生命带回了家，并买回一个鸟笼把它们养了起来。之后，我每天会比往常早起十几分钟，给小鸟们清理笼舍、添加食料；我还给它们的房子搭上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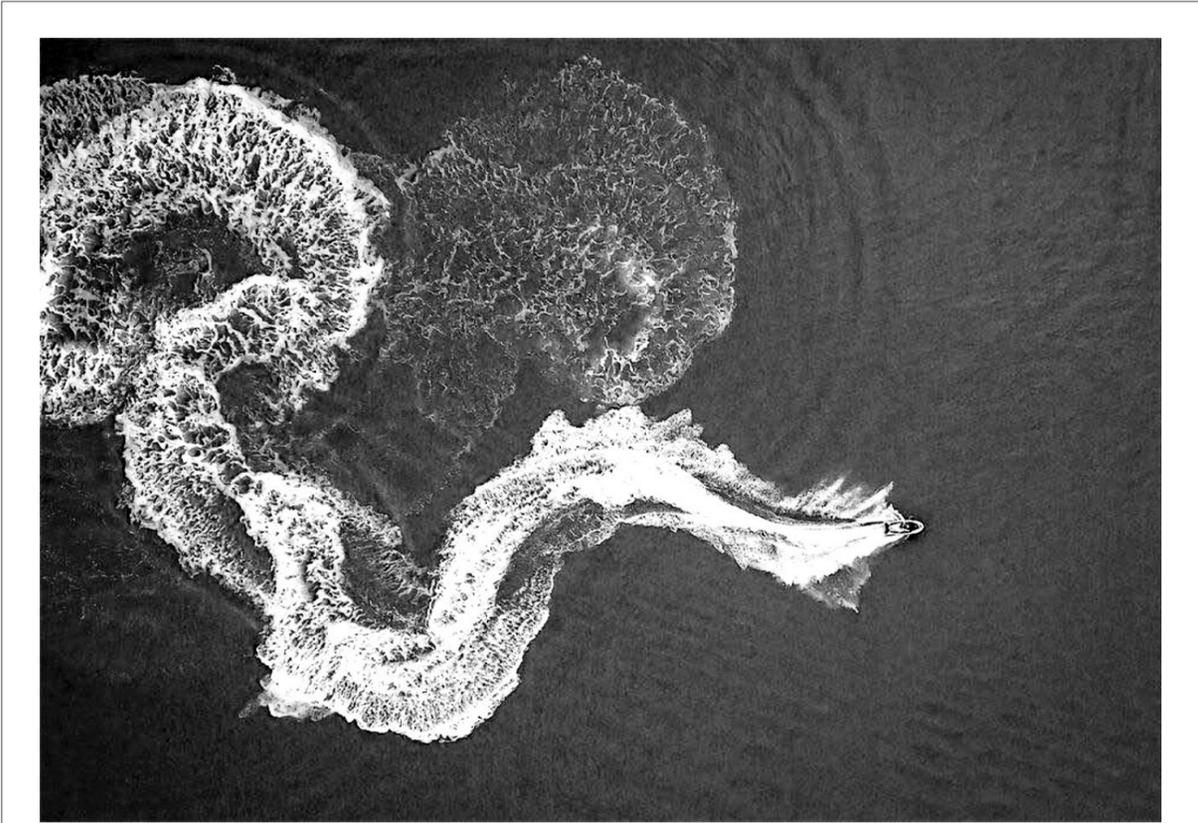
小棚子，防晒防雨……一个星期后，小鸟们灰黄灰黄的羽毛逐渐长全了，腿脚也站得稳了，金黄色的小嘴越发灵活。又过了几天，在一个清新怡人的早晨，我被几声清脆的鸟鸣声唤醒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我寻声而去，原来那两只小鸟正在笼子里开心地上下跳动。于是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它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唤醒我们一家人，从此，我和孩子的茶余饭后又多了一份乐趣，那就是提着鸟笼出去蹓跹……我们和小鸟们相处得融洽而快乐。

然而，当两只小鸟的羽翼足够丰满，足以让它们在我家的阳台里上下翻飞时，它们却不止一次地飞到外面的那棵大榕树上去。我们当然舍不得让它们飞走，便把它们重新关进了笼子里。谁知道，被重新禁

闭的小鸟们再也提不起精神来，甚至整天整天地不吃不喝，难道小家伙们已通了人性？它们要以绝食这样刚烈的方式来向我们抗议？

我和一位朋友提起了养鸟的事，他给了我一个建议：“你该把它们送回到树上去！”我自然懂得朋友的用心，可是，孩子能懂吗？我回到家后，婉转地和孩子商量把小鸟们送回“家”的事，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孩子竟然和我统一思想，虽然，他还是有那么点儿不舍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便和孩子一起，带上鸟笼来到运动场上的榕树下，打开鸟笼后，两只小鸟走出来环视一下四周后，快乐地起飞……目送它们飞到树枝上和伙伴们一起唱起了“欢乐颂”，我和孩子相视而笑，都释然了。



## 蛟龙出行

周文静（山东）撰

## 柴禾

张金刚（河北）

柴禾的家，在农村。在我那被柴禾喂大、焯热的家里，家人对柴禾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，在心底，在血肉中，在骨髓里。走再远，我也走不出柴禾味儿的纠缠，那是人间最真最热的烟火味儿，熏得眼窝浅浅，几欲涌泪。

柴禾家家都有，到处都是，柴禾的多少、新旧、精糙，彰显着一户人家的家底与力量。看柴禾，便可识得这家人丁是否兴旺、家境是否殷实、家人是否勤劳。故而，父母年年努着劲儿地收储柴禾，应了父母的性格和身板，家里的柴禾似也分了性格，有刚有柔，有粗有细，有硬有软，平淡淡淡，却又轰轰烈烈。

秋风刮过后，山林有了枯木，荆条只剩筋骨，可做好好的柴禾。天不亮，父亲就拿着镰刀、斧头，挑着扁担、麻绳进了山。这一天，父亲走了多少路，钻了几道沟，费了多大的

## 秋来了

殷海平（浙江）

我把单车，骑得像飞起来一样，耳边能听到不少的风声。

一段路后，是短暂的上坡，虽无法飞快前进，但身上还是感受到了丝丝的凉意。这种感觉，惬意极了，有种不由自主的享受。原来，果真是秋了，尽管白天在单位里，还有怕热的同事抱怨天气，但室外的变化，却是显而易见的，总算是凉了些了，尤其是此刻的晚饭后。

我瞬间喜欢上了这蕴着秋意的舒爽。

我爱春，但常分心想去赏赏花；

也爱夏，但常给自己找各种懒散的借口；在冬天，雪花飘落带来的浪漫，感觉也挺不错……而秋来时，带着梦想和激情，在如此刚刚好的季节，我必须是要做点自己的事情了。比如，我开始写文章，开始沉下心来看书，或是爬山跑步……总之，生活开始呈现出最积极向上的姿态，让我不敢再虚度光阴。

我喜欢在秋天里回几次乡下，跟父母待在一起。我的家乡苏北平原，有着肥沃的宽广大地，那里种植着望不到边儿的庄稼。高高在上的玉米

壳、木刨花……一切可烧的，母亲都拿来填灶，这些柴禾火力弱，柔柔的，烧出的灰细细的，一捅便飞，撒到庄稼地里，没准儿还能多打几斤粮食，多结几个南瓜。

当年，家中的土灶盘在屋檐下，连着炕，每个赖床的早晨，我大都是被母亲“咣当咣当”的拉风箱声吵醒的，却也不恼，就那样静静地瞅着方格木窗上的白麻纸和红窗花发呆，背下暖暖的。忽然，一阵呛人的烟味儿灌进屋来，我或蒙头钻进被窝，或一骨碌爬起来，催母亲快烧旺柴禾。“呼”地一声，火又燃了起来，母亲冲着我我说：“雪浸了柴，不好燃着，看你这懒虫再不起床！”

父母打柴禾，直至打不动了，才停下。高高的柴禾院墙最底层，还垒着一骨碌柴禾。我的家乡苏北平原，有着肥沃的宽广大地，那里种植着望不到边儿的庄稼。高高在上的玉米

芦蔓、南瓜蔓，攀着柴垛年年开花、年年结果，圆圆的、大大的果实，横七竖八地架在柴禾院墙上，等人采摘，可父母却是腰塌得够不到了。我回家探望父母时，登高去摘柴禾院墙上的果实，发现最靠里的一堆柴禾已经朽得一碰将倾，我怕了，怕这柴禾院墙塌了会伤到父母，便嘱咐父母不要再去动它们。母亲似乎懂我的心思，静静地说：“柴禾烧了，朽了，都会成灰，人也一样，人也一样……”炊烟袅袅，母亲做了地道的柴禾饭，很简单、很家常，我却吃出了不同寻常的人生况味。

柴禾，生于农村，灭于农村。生灭之间，有荣枯、有欣听、有煨烧、有朽弃，终化灰烬归于大地，如滋养、温暖了的那方百姓，生死一世，又迎新生。我的家也在农村，故而特愿做一根柴禾，生长得蓬勃，燃烧得热烈，消失得无声。

沉浸书中，鼻间旷野之味……想到自己喜欢什么，就马上去试试，这种激情和年龄无关，要的就是这份在秋天出发也不觉得晚的心态——很多看似不可能的，都在秋天开始行动了。

秋来了，一切都只感怀但不伤感，我常把自己留在美好的秋色里，似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般，带着无比感恩和珍惜的心。

所以，秋是用来让人喜欢的，心中常生出收获和出发的喜，不必停留在悲秋和自怜。因为，世间有太多美好，正等着我们去爱。